

少年先鋒叢書

偷渡

彬冰子岡等著



少年先鋒叢書
偷渡

每冊實價壹角五分

外埠酌加郵費

著者 彬冰子岡等

編者 少年先鋒社

發行者 大路書店

漢口交通路四十號

經售者 全國各大書店

版權所有 · 不准翻印

中華民國二十七年六月初版

目次

偷渡·····	彬冰(一)
兩個小兵·····	冰瑩(一四)
小兵阿狗·····	子岡(二〇)
一個不應該恐怖故事·····	吳新稼(二九)
記張連長·····	陳紀灃(三五)
幼小的心·····	梅志(三八)
第四個孩子·····	駱濱基(五〇)
第九個難童的死·····	陸維特(六〇)

偷

渡

彬冰

太湖邊上一個經過日軍的洗劫已逃空了的小村子裏，一個黃昏的晚上出現了我們三個孩子，每家每戶的訪問着，想找一個有人的屋子，解決這一天沒有吃飯的肚子，但是跑遍了全村，都是空房子，或者是反鎖着門的。夜漸漸的深進着，大家有點担心今夜是要餓着肚子過夜了。忽然在無意中有志發現了有一個門是反門着的，在這個門上大家又發生一個希望，但是敲了好久的門沒有回音，把這個希望又漸漸消除了。

三個人倚在門垣下想商量一個究竟的辦法，但這個問題不是商量所能解決，結果當然除了走路是沒有辦法的，但正在我們想動身的時候，這扇久敲不開的門忽然自動的開了起來，一個五十多歲的老農人探出了身來，這個突然的事倒反使

我們三個人一時說不出話來。

老農人具有一個古銅色的臉，嘴巴有點歪，發音不大正確。但是眼光是極有力量的，臉色是嚴肅的，忠厚誠懇的性格溢於言外，在我們的談話裏，他告訴了我們好些日寇意外的暴行，他現在在懊悔他當時認識錯誤沒有跟大衆逃走，所以他聽見我們要逃到漢口去，他願意與我們同走，當然我們是意外的喜悅，能得着一個熟悉路的人，這樣至少可以容易的尋得別路來逃出日軍的防線了。老農人名字叫銀根，我們因爲尊重他，都叫他銀根叔，他解決了我們肚餓問題後，大家安心的睡下，等明天一早動身。

一陣急促的敲門聲，把我們從半夢中驚醒，銀根叔用對待我們同樣的方法，在門後窺視了好久才又開了門，進來了三個看不清臉龐，而個子很高的中國兵，衣服上全身的污泥潮濕，一望而知是已戰敗了的鬥士，據他們自己報告，是不及撤退的第××營裏散出來的一個排長和兩個兄弟，今天白天在山溝裏躲了一天，

想在夜裏從鐵路邊尋路回到自己的陣地去。不料尋了好幾條路都有日軍據守了，所以不得不走回來妄想沿太湖南岸兜一個大圈子步行到宜興去，在走回來的路上發現了我們屋裏有一星火光，所以跑來想找尋幾件衣服換一換，現在的時勢是變了，一身軍裝在同一地方而稍異的時間裏會發生着相反的不可測的作用的。

突如其來的三個軍人的一番話，判決了我們的想沿鐵路附近偷過日軍防線的計劃的失敗了，但是他們沿太湖去宜興的路線，也已由我們昨天的嘗試知道此路不通的了。兩方面相互訴說了一下後，大家感覺到無路可走與死亡的恐怖，銀根叔雖以地主的資格說出了幾條可以走的路線，但不能提出有一條是這三個軍人沒有去走過的，商量看到大家都低下頭來，這顯然是到了途窮而頹唐下來的表示沈默。

「我有一個辦法！」這一句話有一種力量，像黑暗看見一點光明。又把大家精神提了起來，每人的眼光都集中在說這句話的銀根叔的古銅臉上。

天無絕人之路，辦法究竟想出來了，銀根叔有一條船藏在太湖邊蘆柴堆裏，可以用這條船渡過太湖到大錢或新塘去，不過這一段水路也相當的危險，白天已有日本的汽艇在巡查，晚上呢，也已有給日本收買了的湖匪在出沒着的。商量的結果，我們決定明天晚上動身，三個弟兄有兩支手槍，所以設使在晚上遇到了意外，那末還可以強硬的對付一下。

第二天商量着分配了各人的工作，預備了三天的食物，用破門板做了五六支槳，只等天黑下來開始我們的行程。

眼望着太陽落下了太湖。天變成了淡灰色，是黃昏的時候了。

六個人懷着緊張的心跟着銀根叔，在樹影掩映中沿着太湖走了半里路，在一個枯敗的蘆柴堆裏找尋出一隻赤膊的光船。七個人坐在船上尙不覺十分擠，銀根叔自己在船尾上佔了一個地位，我們六個人也自動的分配了一個崗位，拿了自製的槳，預備分班幫助着划船。

由銀根叔的指揮，船慢慢的離岸駛去，四週是一個幽靜的夜景，天上是深青色的，沒有月，佈滿了一天星斗，在湖岸上天色與山峯相接畫出了一條長長的柔軟的曲線，天色與一片慧光的湖波相接，無從去探究他的邊際。現在我們的行程是要往這個沒有邊際的地方前進，像我們的命運一樣在渺茫的無邊際裏要找尋出一條路來。

銀根叔現在是一個船主的地位，在四週毫無標誌可依據的湖面上，靠着他的經驗要找出一條我們所要去的路來。在夜色籠罩裏看銀根叔的臉色，越顯得嚴肅有力毫不畏難的神氣，好像在這個湖裏無論那一件困難的事，他都能擔當，我和有志有恩的心裏都担着心，恐懼着在半路上會出什麼亂子，但是這個担心，是一點點的給銀根叔沈着的態度在減除，我們有畏難或理想的困難來發問銀根叔時，他總是有辦法的解說着，雖然他帶着軟性的蘇州口音，但他的有辦法的語氣後面，好像蘊蓄着一股力量，減輕了我們好些沉重的心。

湖光夜色是柔美幽靜的，但在緊張的心境裏已忘却了領略的心情，只划着船望着湖底裏被波浪激跳着滿湖的星影，細數着划槳的次數，借以消除焦急的心情。

東方發出了魚肚白色，繁星退色了，只稀疏的剩了幾顆殘星，滿天籠罩起一層灰色的雲，慢慢的朝陽又衝破了灰雲射出幾條寒光，天是發亮了，依照銀根叔的計畫，必須在這裏附近的蘆柴裏躲一天，因為前面一段是湖匪最利害的地區，在這樣時局白天是無法偷渡過的，所以不得不在附近山脚下蘆柴堆裡遮藏起來。三個弟兄又拔了很多的枯柴把整個的船都遮蓋了，大家也睡進在蘆柴裡，預備等到天黑再走。

初冬的早晨是相當的冷，而且因暫時放鬆了緊張的心弦，身心都靜停下來的時候，感覺得身上發冷而不能入睡。三個弟兄已在蘆柴底下發出了鼾聲，二個小同伴也緊閉着眼睛睡熟了，我雖睡不着，但不敢作重大的翻身或行動，恐怕驚擾了我的睡伴，所以也硬閉着眼養神。在朦朧裏有一陣烟味觸着我的嗅覺，一種意

外的疑惑使我張開眼來找尋這烟味的來源，這樣發現了銀根叔還吸着他的旱烟管沒有睡。但是更奇怪的我每次朦朧醒來，總看見銀根叔是張着眼的，這證明他是一整沒有入睡過的。

「銀根叔！你爲什麼不睡啊？」我這樣問他。

「噢！不知怎樣我今天忽然睡不着！」我聽他的回話，我體味出銀根叔的心也是這樣的激動着，怎樣的緊張着，不過他鎮靜的性格不肯在臉上露出驚惶來，恐引起我們恐怖。前面一段路的危險或者是確實的。我這樣遐想着，於是連朦朧也不能够了。我想看看我的錶已是什麼時候，不料錶已經在十點鐘上停了下來，這時感到好像世界把我們丟棄了，跌入一個荒涼的渺茫的沙漠裏。

太陽光變了一種金黃色，估量已是落山的時候了，我想探身起來看看太陽的斜度，才一動身，我身邊的有志把我拉了一把，一個驚惶的目光暗示他已聽見了什麼奇怪的聲響，細聽時果然辨出有飛機的聲音自遠方向這邊來，不一會，飛機

就在我們的頭上盤繞，我明知道他們是決不會發現我們的，但是心已不自主的跳動起來，而且意外的發現了有一個比飛機聲更尖銳的聲音，經過詳細的辨別，確定是有汽艇在離我們地位不遠的湖面上行駛，這一個聲音在我們每個人意識到有汽艇往這邊來時，大家更驚恐起來。但是相反的大家却在蘆柴底下翻身挺腳不安靜的蠕動着，這大約是在預備着一個能支住得更長久的姿勢，或者是預備着一個對付不測的事變來臨的舉動。

飛機在頭頂上盤迴着，在枯的蘆柴縫裏已可以看見兩個飄着太陽旗的汽艇在我們不遠的地方行駛，一聲聲的機聲高低輕重支配着我們每個人心的跳動。十三歲的有息驚圓了眼睛，失色了臉埋在我的懷裏。十五歲的有志也拉着我的手不敢出聲，這時我感到了我保護力量的單薄，我責任的重大。我下意識的握緊了我的拳頭，抱緊了我兩邊兩個小同伴。

跳動的心跟着汽艇聲漸漸的遠離緩慢下來，估量他們已經遠去，大家才透出

了一口氣。從蘆柴堆裏鑽了出來，吃點東西。等着停留在湖面上的半個太陽的下落，再來開始走我們第二段路程。

四支槳在水裏發出參錯不停的聲音，在有規律的波浪裏畫出一條條長浪，把湖底的星影，激得搖搖地跳，周圍的湖波，相映着一片慧光流轉，這是美麗的行程，但是裏面含着逼人的緊張，心裏好像匆匆的又像沈重滯緩的，有萬里羈旅的客愁，有夢繞家山的鄉思，有幽感，有恐怖，有興奮，有訴求，千萬種不同的心緒一時俱來。但細想時全心坎裏好像又是一個空虛。

一聲長嘯震破了幽靜的太空，震蕩了船裏每個人的心弦，大家意識到有一個恐怖的事在這長嘯裏醞釀着，跟着這聲長嘯的來處，一個蠕動着的黑影在遠遠的湖面上發現了，是一只小船行着極快的速度追蹤着我們。「快划！」每個人都懷有這個念頭。

船的距離在漸漸接近着，已可看出遠遠搖動着的兩個白色的臉部，接着發出

了第二次呼哨聲，慘厲沉長的音調滿佈了太空，使人想像到深山黑夜裏的虎吼，使每個人毛骨悚然，而不自覺的停下手中的槳，準備遭受無可避免的危險。

「大家蹲下去！預備槍！」銀根叔鎮靜的語氣，接着是兩支手槍發出子彈上膛的聲音，我們的船無形中已停下，在萬籟寂靜中聽着他們的槳聲一聲聲在接近着，「砰！」的一聲，一顆紅星自我們船上飛過去，而很清楚的看見他很快地消失了，顯然沒有打中，但回敬過來是接連兩聲更響的木殼槍聲與一連串的咆哮，船是更接近了。「媽的！太不中用了！」銀根叔有力的回轉身來把這位排長手裏的一支左輪手槍夾手奪了過去，用瞄準長槍的一種粗笨的姿勢，開了一槍，一顆紅星落在他們的船上了，第二個第三個紅星接連的準確的停留在他們的船裏。停止了兩個轉動着的臉龐，停止了船的前進。

使每個人驚心動魄的一幕演出，我們排長一腿部上也受了重傷，但他還協助着我們用盡力量加速船的進行，以期脫離這危險境界，一口氣划走十幾里路，直

到銀根叔又燃起了他的旱烟管，才解鬆了大家緊張的心弦。對銀根叔的正確的槍法，大家開始好奇的探問着，這才知道銀根叔在二十年之前也是湖匪裏有名的一員，因此感覺到銀根叔鎮靜的舉止，正確的槍法，是有過訓練的。由於個話題，引出了銀根叔講了許多青年時代在太湖裏驚人的故事。

第二天亮又來臨了，看見了光明，心境漸漸的回復了常態，因恐再遇到意外的事，所以特別兜了一個遠路，停在一個僅三四丈面積大的小島傍邊，休息和補充肚子，等待夜的來臨。

第三段路程又開始前進了，銀根叔點燃的旱烟管，告訴了大家這段路是平安的，大家開始講談起輕鬆的談話，領略着四週的美景，識辨着星象，遙望着指引我們路線的北斗星，探望着西天的戰星，猜度着隔斷兩天的戰況，交換着講大家所知的星象故事，一直到一個個星的退避陽光射出來的時候。

離火線僅三個鐘頭的路程了，大家急於要到彼岸，所以冒險在晨曦裏划着前

進，在四支槳偶然同時停下來一剎那時，隱隱的發現了連續的機聲，這種聲音在二三個月前早已聽慣了的，但在這情景下聽來激起無限的恐怖，大家不自主的都停下手中的槳，但這個聲音經了我們有經驗的排長詳細辨別之後，說我們的船已駛到我們的陣地裏了，於是大家又壯了胆往岸邊駛去。

船駛靠岸，經了守岸的壯丁詳細的查問，和我們排長的文件證明，還是不能解釋他們的疑心，他們以爲我們是一個奇蹟，無論如何在這樣情形下是不能渡過這段路的，因此他們當我們是湖匪派來的奸細，把我們送到一個連部裏，但承一位連長來證明，把我們釋放了，並且叫我們儘速離開，因爲他們的隊伍，還在往後退着。

七個人走出了連部，心裏覺得一種難表的感覺，兩個弟兄扶着他們受傷的排長去找他們的隊伍和醫生，銀根叔說要到吳興去找他的親戚。於是我們又要分程了。幾日來同舟共濟所發出的感情，真比親弟兄還真切，七個人十四只手互相

緊緊地牽了起來，像一個嚴重的宣誓，大家低下了頭，有志興有息的眼淚已不禁奪眶而出了。

一聲聲槍砲聲，告訴大家不能在這裏多留戀了。終于分手而走，在一個三叉路口把七個人分爲三路，匆匆的各自踏上各人第二次的征程。

兩個小兵

冰瑩

上船的第二天，就聽說隊伍裏面有好多個學生兵，我很想找一兩個來談談，只因爲隊伍太多，他們簡直沒有伸足的地方，祇能盤着兩隻腳，夜以繼日地端端正正地坐着一動也不能動，我不能一個一個地去問：『誰是學生兵？』正在着急的時候，佩蘭找了一個小兵來了。他是四川富順縣人，家住在自流井黃家山，今年剛滿十五歲，曾在富順縣立第二小學畢業，家境很好，大哥在交通部作事，二哥在北平大學讀書，還有兩個哥哥，兩個弟妹在家裏，問起他當兵的經過來，他很高興地說：

『一年以前，我就投進了川軍受訓練，我學會了開槍，而且瞄得很準。去年聽到日本鬼來打中國了，我就恨不得立刻上前線去殺個痛快！可是老沒有機會，